I 247.5/78

暴风骤雨

周立波

20655025

人民文学出版社
一九七七年·北京

暴风骤雨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（北京朝内大街166号）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北京印刷三厂印刷

字数 320,000　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　印张 $15\frac{1}{2}$　插页 2

1952年4月北京第1版　1956年8月北京第2版
1977年8月北京第19次印刷

书号 10019·88　定价 0.91 元

第　一　部

一

七月里的一个清早，太阳刚出来。地里，苞米和高粱的确青的叶子上，抹上了金子的颜色。豆叶和西蔓谷[1]上的露水，好象无数银珠似的晃眼睛。道旁屯落里，做早饭的淡青色的柴烟，正从土黄屋顶上高高地飘起。一群群牛马，从屯子里出来，往草甸子[2]走去。一个戴尖顶草帽的牛倌，骑在一匹儿马[3]的光背上，用鞭子吆喝牲口，不让它们走近庄稼地。这时候，从县城那面，来了一挂四轱辘大车。轱辘滚动的声音，杂着赶车人的吆喝，惊动了牛倌。他望着车上的人们，忘了自己的牲口。前边一头大犍子[4]趁着这个空，在地边上吃起苞米苗来了。

“牛吃庄稼啦。”车上的人叫嚷。牛倌慌忙从马背上跳下，气乎乎地把那钻空子的贪吃的犍子，狠狠地抽了一鞭。

一九四六年七月下旬的这个清早，在东北松江省境内，在

---

① 西蔓谷即莴菜。

② 长满野草的低湿地。

③ 没有阉的牡马。

④ 公牛。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哈尔滨东南的一条公路上，牛倌看见的这挂四马拉的四轱辘大车，是从珠河县动身，到元茂屯去的。过了西门桥，赶车的挥动大鞭，鞭梢蜷起又甩直，甩直又蜷起，发出枪响似的啸声来。马跑得快了，蹄子踏起的泥浆，溅在道边的蒿子上、苞米叶子上和电线杆子上。跑了一程，辕马遍身冒汗，喷着鼻子，走得慢一些，赶车的就咕噜起来：

"才跑上几步，就累着你了？要吃，你尽拣好的，谷草、稗草还不乐意吃，要吃豆饼、高粱。干活你就不行了？瞅着吧，不给你一顿好揍，我也不算赶好车的老孙啦。"他光讲着，鞭子却不落下来。辕马也明白：他只动嘴，不动手，其实是准许它慢慢地走。车子在平道上晃晃悠悠、慢慢吞吞地走着。牲口喘着气，响着鼻子，迈着小步。老孙头扭转脸去，瞅瞅车上的人们。他们通共十五个，坐得挺挤。有的穿灰布军装，有的穿青布小衫。有的挎着匣枪，有的抱着大枪。他们是八路军的哪一部分？来干啥的？赶车的都不明白。他想，不明白就不明白吧，反正他们会给他车钱，这就得了唄。他是昨儿给人装柈子①进城来卖的。下晚落在王家店，遇到县上的人来雇元茂屯的车，他答应下来，今儿就搭上这十五个客人。不管好赖，不是空车往回走，能挣一棒子②酒，总是运气。

车子慢慢地走着，在一个泥洼子里渥住了。老孙头一面骂牲口，一面跳下地来看。轱辘陷在泞泥里，连车轴也陷了进去。他叹一口气，又爬上车来，下死劲用鞭子抽马。车上的人都跳下地来，绕到车后，帮忙推车。这时候，后面来了一挂四

① 劈柴。

② 一瓶。

马拉的胶皮轱辘车，那赶车的，看到前头有车渥住了，就从旁边泥水浅处急急赶过去。因为跑得快，又是胶皮轮，并没有渥住。胶皮轱辘碾起的泥浆，飞溅在老孙头的脸上、手上和小衫子上。那赶车的扭转脖子，见是老孙头，笑了一笑，却并不赔礼，回头赶着车跑了。老孙头用衣袖擦擦脸上的泥浆，悄声地骂道：

"你他妈的没长眼呀！"

"那是谁的车？"十五个人中一个三十来岁的中等个子问。老孙头瞅他一眼，认出他是昨儿下晚跟县政府秘书来交涉车子的萧队长，就回答说：

"谁还能有那样的好车呀？瞅那红骟马①，膘多厚，毛色多光，跑起来，蹄子好象不沾地似的。"

"到底是谁的车呢？"萧队长又追问一句。

见问得紧，老孙头倒不敢说了，他支支吾吾地唠起别的闲嗑②来避开追问。

萧队长也不再问，催他快把车子赶出来。老孙头用鞭子净抽那辕马，大伙也用死劲来推，车子终于拉出了泥洼。大伙歇了歇气，又上车赶道。

"老孙头，你光打辕马，不是心眼太偏了吗？"萧队长问。

"这可不能怨我，怨它劲大。"老孙头笑着说，有着几条深深的皱纹的他的前额上，还有一点黑泥没擦净。

"劲大就该打了吗？"萧队长觉得他的话有一点奇怪。

"队长同志，你不明白，车渥在泥里，不打有劲的，拉不出

---

① 骟马即阉马。

② 唠嗑即聊天。

来呀。你打有劲的，它能往死里拉，一头顶三头。你打那差劲的家伙，打死也不顶事。干啥有啥道，不瞒同志，要说赶车，咱们元茂屯四百戶人家，老孙头我不数第一，也数第二呀。”

“你赶多少年车了？”萧队长又问。

“二十八年。可尽是给别人赶车。”老孙头眯起左眼，朝前边张望，看见前面没有泥洼子，他放了心，让车马慢慢地走着，自己跟萧队长闲唠。他说，“康德”① 八年，他撂下鞭子去开荒，开了五垧② 地。到老秋，收五十多石苞米，两个苞米楼子盛不下。他想，这下财神爷真到家了。谁知道刚打完场，他害起伤寒病来。五十来石苞米，请大夫，交出荷③，摊花销，一个冬天，花得溜干二净，一颗也不剩。开的荒地，给日本团圈去，他只得又拿起鞭子，干旧业了。他对萧队长说：

“队长同志，发财得靠命的呀，五十多石苞米，黄灿灿的，一个冬天哗啦啦地象水似地花个光。你说能不认命吗？往后，我泄劲了。今年元茂闹胡子，家里吃的、穿的、铺的、盖的，都抢个溜光，正下不来炕，揭不开锅盖，就来了八路军三五九旅第三营，稀里哗啦把胡子打垮，打开元茂屯的积谷仓，叫把谷子苞米，通通分给老百姓，咱家也分到一石苞米。队长同志，真是常言说得好：车到山前必有路，老天爷饿不死沒眼的家雀。咱如今是吃不大饱，也饿不大着，这不就得了呗？吁吁，看你走到哪去呀？”他吆喝着牲口。萧队长问他：

“你有几个孩子？”

---

① 伪“满洲国”年号。

② 一垧是十亩。

③ 出荷，日本话，交出荷即纳粮。

老孙头笑了一笑，才慢慢说：

“穷赶车的，还能有儿子？”

萧队长问：

“为啥？”

老孙头摇摇鞭子说：

“光打好牲口，歪了心眼，还能有儿子？”

十五个人中间的一个年纪挺小的小王，这时插嘴说：

“你老伴多大岁数？”

老孙头说：

“四十九。”

小王笑笑说：

“那不用着忙，还会生的。八十八，还能结瓜呀。”

车上的人都哗哗地笑了起来，老孙头自己也跟着笑了。为了要显显他的本领，在平道上，他把牲口赶得飞也似地跑，牲口听着他的调度，叫左就左，叫右就右，他操纵车子，就象松花江上的船夫，操纵小船一样地轻巧。跑了一阵，他又叫牲口慢下来，迈小步走。他用手指着一个有红砖房子的屯落说：

“瞅那屯子，那是日本开拓团。‘八一五’炮响，日本子跑走，咱们屯里的人都来捡洋捞①。我老伴说：‘你咋不去？’我说：‘命里没财，捡回也得丢。钱没有好来，就没有好花。’左邻右舍，都捡了东西。有的捡了大洋马，有的捡了九九式枪②，也有人拿回一板一板的士林布。我那老伴骂开了：‘你这穷鬼，活该穷断你的骨头筋，跟着你倒一辈子霉。人家都捡了

① 发洋财。

② 一种日造枪。

洋捞，你不去，还说命里无财哩。'我说：'等着瞅吧。'不到半拉月，韩老六拉起大排[1]来，收洋马，收大枪，收枪子子，收布匹衣裳，锅碗瓢盆，啥啥都收走，连笊篱[2]都不叫人留。说是日本子扔下的东西，官家叫他韩凤岐管业。抗违不交的，给捆上韩家大院，屁股都给打飞了。我对老伴说：'这会你该看见了吧？'她不吱声。老娘们尽是这样，光看到鼻尖底下的小便宜，不往远处想。"

萧队长问：

"你说的那韩老六是个什么人？"

"是咱屯子里的粮戶。"

"这人咋样？"

老孙头看看四围，却不吱声。萧队长猜到他的心事，跟他说道：

"别怕，车上都是工作队同志。"

"不怕，不怕，我老孙头怕啥？我是有啥说啥的。要说韩老六这人吧，也不大离[3]。你瞅那旁拉的苞米。"老孙头用别的话岔开关于韩老六的问话："这叫老母猪不翘脚[4]，都是胡子闹瞎的，今年会缺吃的呀，同志。"

萧队长也不再问韩老六的事，他掉转话头，打听胡子的情况：

"胡子打过你们屯子吗？"

---

① 成立地主武装。

② 在锅里捞东西用的家什，形如杓子，用柳条或铁丝编成。

③ 差不多。

④ 形容庄稼长的矮小，猪不用翘脚就能吃到。

“咋沒打过？五月间，胡子两趟打进屯子来。白日放哨，下晚扎古丁①，还侮辱娘们，真不是人。”

“胡子头叫啥？”

“刘作非。”

“还有谁？”

“那可说不上。”

看见老孙头又不敢往下说，萧队长也不再问了。他明白，上了年纪的人都是前怕狼，后怕虎，事事有顾虑。他望望田野，苞米叶子都焦黄，蒿子却青得漆黑。小麦也都淹沒在野草里，到处都是攀地龙②和野苇子。在这密密层层的杂草里，一只灰色的跳猫子③，慌里慌张往外窜，小王掏出匣枪来，冲着跳猫子，“当当”给了它两下。他抡起匣枪还要打，萧队长说：

“别再浪费子弹罗，用枪时候还多呢。”

小王听从萧队长的话，把匣枪别好。车子平平稳稳地前进。到了杨家店，车子停下，老孙头喂好牲口，抽了一袋烟，又赶车上道。这会大伙都沒说啥话，但也沒有休息或打盹。老孙头接二连三地跟那些从元茂屯出来的赶车的招呼，问长问短，应接不停。工作队的年轻的人们唱着《白毛女》里的歌曲。萧队长沒有唱歌，也沒有跟别人唠嗑。他想起了党中央的《五四指示》，想起了松江省委的传达报告。他也想起了昨儿下晚县委的争论，他是完全同意张政委的说法的：群众还沒有发动起来，或沒有真正发动起来时，太早地说到照顾，是不妥当的。废

① 扎古丁即抢劫。

② 爬在地上的一种野藤。

③ 兔子。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除几千年来的封建制度，要一场暴风骤雨。这不是一件平平常常的事情。害怕群众起来整乱套，群众还没动，就给他们先画上个圈子，叫他们只能在这圈子里走，那是不行的。可是，事情到底该怎么起头？萧队长正想到这里，老孙头大声嚷道：

“快到了，瞅那黑糊糊的一片，可不就是咱们屯子？”

萧队长连忙抬起头，看见一片烟云似的远山的附近，有一长列土黄色的房子，夹杂着绿得发黑的树木，这就是他们要去工作的元茂屯。

大车从屯子的西门赶进去。道旁还有三营修筑的工事。一个头小脖长的男子，手提一篮子香油饼子①，在道上叫卖。看见车子赶进屯子来，他连忙跑上，问老孙头道：

“县里来的吗？”

老孙头装做没有听见的样子，扬起鞭子，吆喝牲口往前走。卖饼子的长脖男人站在路边，往车上看了一阵，随即走开。他走到道北一个小草房跟前，拐一个弯，只当没有人看见，撒腿就跑，跑到一个高大的黑门楼跟前，推开大门上的一扇小门，钻了进去。

这人的举动，萧队长都瞅在眼里。这黑大门楼是个四脚落地屋脊起龙的门楼，大门用铁皮包着，上面还密密层层地钉着铁钉子。房子周围是庄稼地和园子地。灰砖高墙的下边，是柳树障子②和水濠。房子四角是四座高耸的炮楼，黑洞洞的枪眼，象妖怪的眼睛似地瞅着全屯的草屋和车道，和四围的车马与行人。长脖子男人推开的小门没有关住，从那门洞里能

① 油条。

② 一排丛生的小柳树。

望到院里。院里的正面，是一排青瓦屋顶的上屋。玻璃窗戶擦得亮堂堂。院子的当间，一群白鹅一跛一跛地迈着方步。卖馃子的人跑进去，鹅都嘎嘎地高声大叫，随着鸡也叫，狗也咬，马也在棚下嘶鸣起来，光景十分热闹。萧队长问老孙头道：

“这是什么人家？”

老孙头往四外瞅了一眼，看到近旁沒有别的人，才说：

“别家还能有这样宽绰的院套？瞅那炮楼子，多威势呀！”

“是不是韩老六的院套？”

“嗯哪，”老孙头答应这么一句，就不再说了。

这挂车子的到来，给韩家大院带来了老大的不安，同时也打破了全屯居民生活的平静。草屋里和瓦房里的所有的人们都给惊动了。穿着露肉的裤子，披着麻布片的男人和女人，从各个草屋里出来，跑到路旁，惊奇地瞅着车上的向他们微笑的人们。一群光腚的孩子跟在车后跑，车子停下，他们也停下。有一个孩子，把左手塞在嘴里头，望着车上的人和枪，歪着脖子笑。不大一会，他往一个破旧的小草屋跑去，一面奔跑，一面嚷道：

“妈呀，三营回来了。”

车道上，一个穿白绸衫子的衔长烟袋的中年胖女人，三步做两步，转进岔道，好象是怕被车上人瞅见似的。

车子停在小学校的榆树障子的外边。萧队长从榆树丛子的空处，透过玻璃窗，瞅着空空荡荡的课堂，他说：

“就住在这行不行？”

大伙都同意，一个个跳下车来，七手八脚地把车上行李卷往学校里搬。萧队长走到老孙头跟前，把车钱给他，亲亲热热

地拍拍他的肩膀，并且说道：

“咱们是一回生，二回熟了，回头一定来串门吧。”

老孙头把钱接过来，揣在衣兜里，笑得咧开嘴，说道：

“还能不来吗？这以后咱们都是朋友了。”他说完，就赶着车，上街里买酒去了。

二

工作队的到来，确实是元茂屯翻天覆地的事情的开始。靠山的人家都知道，风是雨的头，风来了，雨也要来的。但到底是瓢泼大雨呢，还是牛毛细雨？还不能知道。就是屯子里消息灵通、心眼挺多的韩家大院的韩老六，也不太清楚。

这两天来，韩家大院的大烟灯，整天彻夜地亮着。韩老六躺在东屋南炕上，一面烧烟泡，一面跟来往的人说话，吩咐一些事，探问一些事，合计一些事。他忙得很，有些象他拉大排的时候。所不同的是他十分犯愁。他的蜡黄的脸上，看不出一点点轻快的笑容。八路军三五九旅三营打走元茂屯的胡子以后，他的脾气就坏了。他常常窝火：摔碗、骂人、打人、跟大老婆子干仗。就是他挺喜欢的小老婆子，也常挨他的骂。

远近闻名的韩凤岐，兄弟七人，他是老六。他今年四十七岁，因为抽大烟，人很瘦，鬓角又秃，外貌看去有五十开外了。人们当面称呼他六爷，背地叫他韩老六，又叫韩大棒子。伪满时代，他当过村长①，秋后给自己催租粮，给日本子催亚麻，催

① 伪满村长即区长。

山葡萄叶子，他常常提根大棒子，遇到他不顺眼不顺耳的，抬手就打。下晚逛道儿①，他也把大棒子搁在卖大炕②的娘们的门外，别人不敢再进去。韩大棒子的名声，就此传开了。

卖倮子的长脖子男人，瞅见工作队的车子赶进屯子来，急急忙忙跑来告诉韩老六。

“六叔，工作队来了。”长脖子一面说，一面把篮子放在地板上，挨近炕沿站立着。韩老六把烟枪一摔，翻身起来，连忙问道：

“来了吗？”

韩老六手忙脚乱，从炕上爬起来的时候，白绸衫子的袖子把烟灯打翻，灯灭了，清油淌出来，漫在黑漆描花的烟盘里。他的秃鬓角和高额头上冒出无数小小的汗珠。几天以前，宾县他儿媳的娘家捎封信来说：他们那儿来了工作队，就是共产党，带领一帮穷百姓，清算粮户，劈地分房，不知还要干些啥？得到这封信，韩老六早有些准备。房子地他都不怕分。地是风吹不动，浪打不翻的，谁要拿去就拿去；到时候，一声叫归还，还怕谁少他一垅？房子呢，看谁敢搬进这黑大门楼里来？唯有浮物，得挪动一下。他的两挂胶皮轱辘车，一挂跑县城里，一挂跑一面坡③，忙了六天了。浮物挪动了一半，还剩下一半。没有想到工作队来得这么快。他紧跟着问：

“有多少人？都住在哪？”

长脖子说：

---

① 逛窑子。

② 卖大炕即卖淫。

③ 松江尚志的一个市镇。

“十五六个，往小学校那边去了。”

长脖子直着腰杆，坐上炕沿了。平日他在他六叔跟前，本来是不敢落坐的，现在知道正是用得着他的时候，他安然坐下，又添上一句：

“都挎了枪哩，有橹子①，也有大枪。”

韩老六等心里平静一点以后，才慢慢说：

“这几天，你加点小心吧。”

长脖子答应：

“那我知道。”

这长脖子男人，名叫韩世才，外号韩长脖，今年二十七岁，生得头小脖长，为人奸猾，是韩老六的远房本家。论辈数，他是韩老六的侄子。韩长脖原先也还阔，往后才穷下来的。他好逛道儿，常耍大钱，又有嗜好②。后来，抽不起大烟，就扎烟针，两个胳膊都给烟针扎的尽疙瘩，脖子更长了。伪满“康德”九年间，他缺钱买烟针，把自己的媳妇卖给双城窑子里。为这件事，他老丈人跟他干起仗来了，他用刀子把左手拉破，倒在地上大声地叫唤，逼着他老丈人赔了两千老绵羊票子③，才算作罢。

韩长脖卖掉媳妇以后，平日倒腾点破烂④，贩卖点倮子，这不够吃喝，更不够买烟。韩老六有时接济他一点，就这样他成了韩家大院的腿子。屯子里的人都说：“韩老六做的哪一件

---

① 手枪。

② 抽大烟。

③ 伪满钞票。

④ 收买破烂衣物，又卖给人的小贩。

坏事也少不了韩长脖。”

这时候，韩老六瞅瞅韩长脖，说道：

“别看这会子威风，站不长的。”

韩长脖附和道：

“那还用说。”

“这几天，你加点小心。我跟你六婶子都是土埋半截的人了，还能带家当进棺材去吗？保住家业，还不是你们哥几个的？可要小心，共产党不是好对付的，‘满洲国’时候，一个赵尚志就闹得关东军头痛。”韩老六说到这儿，停了一停，又问道：

“你近来有些啥困难？”

韩长脖吞吞吐吐说：

“还能对付，就是……”

韩老六没等他说完，就朝里屋叫唤道：

“你来一下。”

韩老六的大老婆子应声走出来。这是一个中间粗、两头尖的枣核样的胖女人，穿一件青绸子大褂，衔一根青玉烟嘴的长烟袋。韩长脖连忙站起来，哈着腰道：

“六婶子。”

韩老六一面擦根火柴点着灭了的烟灯，一面问道：

“前儿李振江送来那笔款，还剩多少？”

“剩不多了，只有几个零头了。”大枣核存心把剩下的钱，往少处说。韩老六吩咐：

“拿来给世才。”

韩长脖忙说：

“不用，不用，六婶子你甭去拿。”嘴上这样说，却站着不

655025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